

懷。當然阿士只有不得不向光棍船弟兄們說：「別了！再見」。  
阿呆說，我和阿琴這種如膠如漆，如影隨形的愛情力量，輸出功率是無可與之相比。阿呆也真是，要我叫阿琴替他牽紅線，想那以前追阿琴的鬼把戲，還不是阿呆的最有實際效果。現在我倒反而變成愛情紅娘了，可真應了「風水年年轉，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」。

無心插柳，柳成陰。有天無意間欣賞到「初戀真是一段美得令人陶醉，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與回憶而已。」這一針話，就像種了抗原一樣，突然心裏開始產生了抗體，反覆的 booster (加強作用)，終於引發了和阿琴的各奔東西。

我們都知道在免疫學裏，有一種叫 Memory Cell 的，這些愛情細胞，使我緬懷那有阿琴相伴的日子，於是日子開始像失去光影，太陽不再像小孩子畫的大紅，月姑娘的餘光不再溫暖我心，星兒不再對我眨眼，嘴角也不再微笑，有的只是塞滿那滿腦袋的追思。

×××  
媒人

我不再是「阿士」了，即使他們仍這樣的叫我。因為結婚之聲傳遍阿士四周的同學，而它也突然悄悄的溜進了阿士的腦海裏，令人無法想像是多不可思議的一件事。於是更多的條件與標準叫阿士不知如何去計量，也許真得如同要為阿士做媒的老師說：「婚姻是更進一步的學習、容忍、和體諒，而不是訂個尺度來擇取罷了」。

×××

「阿士很愛女生的」，即使有人說她們小氣、愛哭、脾氣古怪。當然阿士應該先學會愛自己、愛自己的心、愛自己的思想、愛自己的生活；更愛自己所擁有的，然後阿士才會真正瞭解如何的「愛女生」。願上帝祝福每個在當深深愛著更佳。而更佳



思 洛

第 16 期

請 投 動 員 獎 額

是六月夏季的午後，走在椰林大道上，兩旁樹影疏曳，夾著萬道金光節節瀉地。揮揮手，下意識地想抹去這地刺眼、太光太亮，刺得連心眼也覺得酸疼。望望腕錶：離上課還差三分鐘，捧緊書，不禁加快步伐……「喂！阿南！阿南！」小張騎著車，在背後大聲呼喚，收住脚步，回頭不耐煩地問：「什麼事？」。跳下車，小張喘口氣：「呢！橋藝社今晚分組對抗，社長希望你出席；辯論社要你準備一下講稿，還有登山社的活動海報，你畫好沒？」

「哎！一切沒問題，我還要趕著上課哪！再見！」心頭真有千萬的不耐，沒好氣地擺擺手，大踏步離開……

「真是——，風頭健也煩？誰不知電機二有個鄭吉南？噴！真是——」扶了扶眼鏡，小張一面滴咕地騎車離去。

「誰不知電機二有個鄭吉南？」望著小張的背影消失，耳畔迴盪著這句話。是的，誰不知我鄭吉南呢？活躍於每一社團，每年的學優獎總有一份，更是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，無人不曉；想著，一絲得意微笑掠過唇邊，不是嗎？唸的是熱門的學校，熱門的科系，更是一名熱門人物，咳！想不到我阿南也有今天罷？瞬間，一間陰濕破舊的木屋閃過腦海，閉上眼，甩甩頭，奮力地想抹去這幕影像，不！不要想它！咬咬牙，挺起胸膛，仰望絢爛藍空，萬里無雲，適才的陰霾一掃而盡。

× × ×  
又是一個酷熱無風的下午，悶在宿舍內，無聊地搓洗紙牌，上鋪的小張正猛嗑「企業投資概論」，老





